冲出轨道的星

黄立民等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87
I247.5
1980
3

冲出轨道的星

黄立民等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B 307850

冲出轨道的星 chongchuguidaodexing 黄立民 等著

责任编辑：王我 封面设计：王笠君

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787×1092毫米32开本 13.625印张 2插页 283,400字
（长春市斯大林大街102号） 1986年5月第1版 1986年5月第1次印刷
延边新华印刷厂印刷 印数：1—2,550册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统一书号：10389·58 定价：2.00元

目　录

山风凉飕飕……隋洪润（ 1 ）

月在中天……刘昌璞（79 ）

绿　叶……王正湘(152)

冲出轨道的星……黄立民(242)

三条腿的强者……雪杨　蒋巍(356)

山风凉飕飕

隋 洪 润

一

李坚实祖坟上冒了青烟，当了个不大不小的官——天堂林场护林组组长。说它不大，是他只带一个“兵”；说它不小，是它专门管护北山母树林。这母树林方圆十几里，全是红松、落叶松、曲柳、菠罗等珍贵树种，为的养树采种，采种育苗，育苗造林，是发展林业的一块重要基地，自然责任重大。

可是，当场长王宝奎把这项任命一宣布，立刻引起了一阵哄堂大笑，大仓库一般的俱乐部里，嗡嗡嘤嘤乱了套。

笑啥？因为他是李二迷糊。

李坚实五十来岁，精瘦，黢黑，没大有个长相。可是，除了有点气管炎，身子骨倒满结实。李二迷糊是他的雅号，迷糊一词还是他老婆孙莲花奉送的。

说起他的迷糊，真可算车载船装顺水流，林场的三岁孩芽子也能数落一大串。

他十八岁就在林场当了工人，生性不喜动。带眼的吹不响，扯弦的不会拉，琴棋书画自不消说，就连送生娘娘给按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上两只手就会玩的抓猪、打娘娘……他也是擀面杖吹火——一窍不通。逢到工间休息或是上下山等小火车的空档，别的人团团伙伙围起来，工作服往茅草地上一铺，五十四张牌摸来抓去，打嘴逗俏，幺五喝六，好不热闹。有时，他也站在旁边凑趣，人家喜他也喜，人家忧他也忧，但那只是图个随和，压根他也看不出内中的奥妙。更多的时候，他还是蹲在树根底下，自顾自地抽叶子烟。他的烟，都是老婆孙莲花种的。孙莲花种烟格外用心，从东山岗向阳坡上挖来黑土，掺上锅炉房用细筛子过出的炉灰渣，门前的小菜园子不亚于风靡一时的海绵田，一年再上两茬豆饼，浇一次豆油，烟叶子又大又圆，黄灿灿的，烟叶又香又醇又冲，不当心猛吸一口，能把人噎个跟斗。他的烟耗费量特别大，自己抽得勤不说，常常供着全队的人白抽。只要别人夸他的烟好，他就会将烟包子递过去。有哪个嘎小子上班走得急，忘了带烟，伸出两根手指头凑过来："李师傅，来一袋！"

他笑眯眯地："你抽？得先找棵树倚住。嘿嘿！"

"那才过瘾哩！"

就这一句话，喜得他把烟包子啪地往人家手里一甩："拿去吧，过个年！"

每天上班，孙莲花都把他的烟包子装得满满登登，挤了又挤，按了又按，涨得扎不上口才罢手。下班回来，总是连撮烟末也不剩，弄得孙莲花不得不年年扩大黄烟种植面积。

李坚实在这些生活小事上迷糊，在一些关系切身利益的大事上，也是个迷糊。场里年年评先进，年年也没有他的份。开会就往墙旯旮一屹蹴，大叶子烟一棵接一棵的鼓。人

家不评他，他也不去争不去抢。有的小青年起高调："咱李二迷糊师傅干的不赖嘛！"他听了，就象火燎屁股一般，红头涨脸地又摆手又摇头："俺可当不起。"惹得众人哈哈一笑。原本就是为了给会议加点佐料调节调节空气嘛！

前年评工资，谁不把眼睛瞪得象个琉璃球！有人为了争一个名额，吵得面红耳赤，不可开交。可是，要论条件，谁也没有李坚实优越。他是个老工人，才五级工。比那些刚参加工作的小青年是高一些，可是，人家干了三十多年了，活路上谁也挑不出毛病。和他一块当工人的，都是六级、七级。他心里也不是不想长，可是，看到为争那几块钱，弄得爹不亲娘不热，就抹不开张嘴。隔壁王师傅看不下眼，硬把他的名字提了上去。有个财迷心窍的人，看事不好，马上接口说："咱李师傅是个大工匠，风格高，能在乎这几个钱！"这话在别人听来，明显地是心怀叵测，狐狸赞乌鸦。可是，他却忽忽悠悠的，连声说："嗯、嗯，俺够花的哩！"就这样迷迷糊糊地辞掉了。别人见他自己不要，谁还再为他操闲心。

李坚实干活从来不挑肥拣瘦，场里的活几乎让他干了个遍。山上，伐木、集材、装车、修岔线；山下，打更、烧火、给泥瓦匠当小工……只要是场里分派，他从来不打个驳回。这又是他迷糊一例。要是换别人，工作调动，谁不权衡一下利弊？比方说，前勤工资高，后勤工资低，下来当然不合算，就得打打折扣；伐木是师傅，当大把，集材是小助手的活，伐木到集材，自然是降了身份落了身价，也不能不叫人琢磨；在小学校打钟，风吹不着雨淋不着，又体面又排场，调出来当泥瓦匠小工，和泥弄水，又脏又累，一个天上

一个地下，咋能不讲讲价钱？可是，他却从来不，反正都是场里的活，有活干就行，干活就是自个的本份嘛！不管干啥活，干一天回来，在炕头上小酒壶一捏，二两烧酒灌进肚，然后就倒头睡大觉。好像脖子顶上的圆疙瘩，光管吃饭，不管想事。

他干的活都是受别人支派，从未支派过别人。按说，伐木应是例外，他当师傅，领一个助手。可是，他从来不会行使师傅的职权，实在说，他也没有那个权威，经常是小助手摆布他。

“李师傅，（好歹没叫李二迷糊！）安全道你就先打打吧，我找队长有点事！”

不管他应不应，小助手撂下斧子就走。要是换别人，他敢？不骂他个祖宗翻个，不擂他个鼻青脸肿才怪呢！可是，他不气，也不恼。有事你就走，反正活是人干的，谁干不是干？有时候，伐木倒向出点什么偏差，明明是小助手支杆没架好，小助手却嘻皮笑脸地说他下闸没打正，编筐接篓地派他个不是，他也只是嘿嘿地笑两声，有时，还真象做下什么错事似的，满脸的过意不去。

象这类事，我还可以说他十天十夜，这才是沧海一粟，九牛一毛。为这些事，他老婆孙莲花天天吵他，迷糊长迷糊短地挂在嘴，一天不骂他几十回迷糊，太阳就得从西边出来。一来二去，迷糊二字就张扬开去，他排行老二，于是，李二迷糊就逐渐代替了他的大号。到天堂林场打听李坚实，猛丁谁也想不起是谁，打听李二迷糊，连三岁的孩芽子也能给你指个地方。

就是这么个迷糊，却又让他去护林。护林护林，护的是林，管的是人。现时的人，都是些灵精巴怪的物件，万物之中的精华，管起来何其容易？

年年一开春，林家大院就算忙开了锅。因为草芽子一出，大捆的人民币也就跟着从地皮下拱出来。头一茬是抓蛤蟆，二一茬是采山菜，接下去，就是抠天麻、采薇菜、挖棒槌、打松籽、拣蘑菇……宗宗项项都是来钱的道儿。一春一夏外加个老秋，你就别想消闲。什么"钱笸子"、"皮笊篱"……各色人等，是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。反正钱多了也不咬手，谁个能不眼热！大姑娘、小媳妇、待业青年、小学生……山里山外川流不息。羊肠子一般的毛毛道上，草深没腰的荆条棵子里，到处都是背背筐拿镐头的人。有的天麻地，竟刨得如同熟地一般，休想落下一个银角子，逢到节假日，那就更是热闹非凡。工人们哪里还顾得上休息，不等星星落，就背上小背筐，扯老婆领孩子进山不划拉得背不动不回来。就连八十岁的老太婆也要在山边边上捋两把。尽管一天到晚累得眼珠子发蓝，扳着脚后根上炕，可是，捧着那成迭的花花票子换来的电视机、收录机，也自有苦尽甜来的乐趣，北京城里的名角唱得韵味自然也格外受听。

大山里藏着无穷无尽的宝藏，母树林更是一块非同寻常的宝地。为了防止搞副业毁坏树木，局里责令林场，要加强管护，不准动林中的一草一木。尽管有些馋猫一般的人物，免不了鸡刨狗盗地进去抓挠几把，但终归因为有人看守，难得施展，因而那里面的珍宝则格外丰富。天麻连成片，蘑菇堆成塔。走在林子里，随便踢几脚，白胖胖的天麻就能自个

蹦出来。更值钱的是那些老农民崇拜为神物的棒槌。前不久，北岗公社的四个农民就在母树林边的一棵歪脖子树下，挖出一棵三百年的老山货，把那四个农民喜得抱头痛哭。他们连夜送到县城土特产收购站，一下子卖了三千多块，实在是个无价之宝哩！老天爷不会那么偏心，只把参籽撒在母树林边沿，只让人参姑娘顾盼母树林外的挖参人，母树林里当然也不会少。这还都在其次，更贵重的还是母树林里的树木，一色珍贵树种自不必说，个顶个都长得挺拔高大，伐下来破成板，不会有半个疤节。不管盖房子，还是做家俱，都会给你的生活增色。那花曲柳树更算一奇，割开来，木板上竟然自然形成着奇特而富丽的花纹，有的如牡丹盛开，有的如金鱼戏水……真是天造地设！

就是这样一块宝地，能没有人做梦都想进去抓挠两把吗？真的要是有人伸头探脑动手动脚，一个李二迷糊，整天迷迷登登，他能去管？能管得了？能顶得住？能得罪得起？

人们的哄笑，当然有他们哄笑的理由。

哄笑过后，人们便嘁嘁嚓嚓地议论起来。议论的狂言妄语细枝末节，且不去管它。不过，有两个人的对话，颇能代表大家议论的中心：

“王场长也真是，几百号人，专挑个李二迷糊。”

“唉，这叫武大郎喂傻狍子，什么人稀罕什么物儿。”

二

李二迷糊做梦也没有想到，他还有这么大的用项，说不

上是喜还是忧，迷迷糊糊地走出俱乐部。

他家住在林场东头，和林场里成排成行的砖瓦房，隔开了一段距离。独门独户，也算一座典型的林家小院。三间草房，一块菜园地，板障子夹得人头高，桦皮盖顶的门楼，两扇对开的刷着蓝漆的木门。院子里，收拾得立立整整，干净利落，颇能看出女主人治家的手头功夫。西头的黄烟是必不可少的，接下来便是辣椒、茄子、黄瓜、芸豆、大蒜、小葱……地面不大，有效利用率却极高。今春雨水足，阳光好，再加上粪水勤，经管得草翅不沾，各类菜蔬长得青枝绿叶，水灵灵的喜人。窗下一棵沙果树，一嘟噜一串的青果压得枝头发颤。门楼下的阴影里，趴着一只牛犊大的黄狗，东山墙根下，一群花母鸡正在亮翅，小院里处处充满了生气。唯有房子不咋上眼，那是他和孙莲花结婚第二年盖的。那阵儿，人们对居住条件要求还不高，有个地方栖身就心满意足了。不像现在，动辄红砖到顶，玻璃门窗，有的还来个水磨石门脸。孙莲花进门儿，就领着他办了这件大事。拆了些小铁道上换下来的废道木，去西山沟蹚子里割来塔头草，搭起了三间草房。因为年头太深，柱脚已经腐烂，房子也有些变形。不过，屋里收拾得却是十分整齐，大立柜、写字台、茶几、椅子、炕琴、木箱……应有尽有，摆置得井然有序。窗台上放一盆灯笼草，墙上贴一张胖娃娃抱鲤鱼，进屋就立刻觉得爽心悦目。收拾到这个份上，李二迷糊却决然不敢揽功，说来，在房子的事上，他还有过。场里虽然住房紧张，可是年年都盖新房。孙莲花年年催他出头要，他也年年递申请。按说他是老工人，理应优先照顾。可是，逢到分房子的当口，别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人都是一天往书记场长家跑多少趟，他却递上份申请就算万事大吉，连个照面也不再打。自然，分房先尽喊得凶要得紧的给，他也就一年一年往后拖。好在李二迷糊善于对付，修修补补唬弄着也住到现在。

李二迷糊进到院里。先抓起扫帚，把本来已经很洁净的小院扫了一遍，又站在沙果树下，看看碧玉般的青果有无虫啮鸟啄，然后，便屹蹴在黄烟地边上吸一袋烟，瞅够了，这才进屋。

孙莲花正在屋里地下编背筐，以备秋天副业旺季使用。在林区，什么样的现代化运输工具，全是梁山的军师——无(吴)用。唯有这小背筐，往身上一背，爬山过岭，甚是便当。她编背筐不用荆条，用的是椴树皮，把椴树皮扒下来，削去老皮，剩下里面一层，又白又韧又结实。这是她跟一个老猎人学的。

李二迷糊见老伴累得汗爬流水的，便拍拍手，说："你歇歇。"

孙莲花头不抬眼不睁，一边手里紧忙活，一边嘴里嗔道："旁边待着去，迷迷糊糊，还不得给我编漏了！"人家信不着他。

李二迷糊插不上手，只好找个板凳，贴门口坐下来。他一边悠闲地吸着烟，一边看着老婆编筐。老婆的一双巧手，真是让他叹服。在她手里，椴皮条柔软得就象面条一样，三挽两转，小背筐上竟然织出一朵花。她不像那个老猎人，只是把椴皮条排着织在一起，她把手艺学来以后，又有新的发展创造。椴皮条随着她的心意，穿来插去，编出的背筐又结

实又好看。

他看着看着，眼睛不由得转到老婆端庄的脸盘上。这张脸他看了二十多年，却从来没有看够。四十出头的人了，长得那么少相，瓜子形的脸盘，白白净净，不见一丝皱褶。难怪前些年，一群在北岗公社插队落户的城里姑娘，跑七八里路赶来，又敬茶又递糖地缠住她，让她介绍保护皮肤的秘诀，红颜永驻的经验。可她保护个啥？一个山沟沟里的妇女，每天有那么多活计占着手，哪里有多大功夫搽胭脂抹粉梳洗打扮？上山风吹日晒，回家烟熏火燎，哪里有闲心去保护自己的面皮？天生就是这般长相。不过，李二迷糊也着实感到惊奇：咋二十多年不见老，还象当初黄花闺女时那副脸相呢？

想起当初，李二迷糊心里就象抹上蜜。他觉得，他这个媳妇是老天爷特意送来的，是七仙女下凡。李二迷糊父母早亡，一个哥哥在人世间也没站住脚。他打十八岁就顶家过日子。可是，他知道日子怎么过？钱又怎么花呀？挣几个钱，除了有个吃喝，剩下的顺手就流走了。大多是别人借去，当然，个顶个都是有借无还。所以，工作十来年，连个家底也没攒下。开始，还守着爹娘留下的一座房子，后来房子倒了，他就搬进集体宿舍。一口破红松箱子里，除了场里发的工作服和几双破袜子，再就一无所有。人们都说他手心横纹长，是个散财童子，二十八九了也没说上个媳妇。说他不想是假，可是，眼巴巴的盼，火燎燎的急，又有什么用。那工夫，林区姑娘本来就金贵，有那么三个两个，好小伙子有的是，横拨拉竖拣的，哪里会落到他的头上。就在一九六〇

年，忽然从山东来了一个十八、九岁的面带饥色的姑娘，投奔邻居张三水寻找生路。张三水出面与李二迷糊撮合，竟然一拍即合，很快成婚。那些日子，李二迷糊就象在梦境里一般。

李二迷糊得了这么个媳妇，就象捧着冠军奖杯一般荣耀。局里电影队来演电影，他总要买两张票，和媳妇膀靠膀地看一场。媳妇上山采蘑菇，他站在山口等着，替媳妇背着背筐肩挨肩地回家。

可是，在别人看来，他们并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甚至有点不大般配。他那么大，媳妇那么小；他那么迷糊，媳妇那么利索；他那么老相，媳妇那么俊俏。有人甚至断言："别看成了家，山东家生活好了，姑娘还得走！"可是，事实没为这些人说话，人家两口子一过二十多年，生活却满和谐。唯有一桩不大称心，就是孙莲花没给他生个大胖小子，莲花觉得在丈夫面前有些歉意，偏偏李二迷糊毫不在乎，似乎是有了这么个媳妇，他就有了世界上的一切，别的都不在话下。尽管在这一点上小媳妇好似有点缺欠，可是在其他任何方面，李二迷糊也都说不出二话。孙莲花麻利能干，心灵手巧，炕上剪子地下笤帚，拿得起放得下。挑水、劈柴、种菜等家务活，从来不用李二迷糊插手。过日子有长打算又有短安排，还是那几个钱，在她手上却安排得井井有条，小日子过得很紧凑。只因娘家人口多，对他们多少是个累赘。日子长了，孙莲花认熟了山路，便小背筐不离身。赶上百宝下山的季节，她早出晚归，一年咋也弄回百来张"工农兵"。就占着这些条，李二迷糊咋能不格外敬重？真是捧在手里怕摔

着，含在嘴里怕化了，高抬轻放。在她面前，挺大个男子汉，就象一块生铁入了炉，汤汤水水的。孙莲花成天迷糊长迷糊短地喊，在他听来，那不是嗔他，那是给他哼小曲唱大戏。

李二迷糊正在胡思乱想，忽然手指头叫什么咬了一口，禁不住哎哟一声，低头看来，原来是烟头烧痛了。

孙莲花狠狠地瞅他一眼，骂道："该，谁叫你眼睛不老实！"

李二迷糊嘿嘿傻笑两声，这才想起有一件大事险些忘了汇报。

"我说，"在林区，这算对老伴的一种亲昵的称呼，和孩子他娘同义，"让我护林哩！"

孙莲花吃了一惊，停住手问："谁说的？"

"王场长。"

"你应了？"

"他也没问我哩！"

孙莲花脸子阴沉下来："他眼里也太没有人了！现在办啥事，不是一问三点头才行。欺负你是个老实疙瘩迷糊头，连声招呼也不打？"

"那倒用不着去计较。"李三迷糊低头卷着烟。

"你当那是好吃的果子？派谁谁不去的活，才抓你的大头。"

"总得有人干哩，还能撂着？"

"谁愿干谁去干，咱们不干。你呀，就是迷糊，望乡台上打忽哨，不知死的鬼，人家是拿你当猴耍哩！"

"快别说得这么难听啦！"

“我这是实话实说。 你快去找场长，说啥也不能干。”

“这话咋好意思说呀？”

“怎么就不能说？就说你体格不好，干不了。 就说晚上我自己在家睡觉害怕——”

李二迷糊忙拦住她：“唉，别说了， 那话也能说出口？”

“用不着脸皮这么薄，辞掉这个活就是好家伙。 快去！”

李二迷糊坐在那里，磨磨蹭蹭不愿挪地方。

孙莲花火了， 说：“就是看不惯你那个迷迷糊糊的窝囊样子！”赌气不再理他。

李二迷糊见她真的动了气，忙陪着小心，说：“你看你，犯得上生气吗？我去就是了。”说着，慢慢站起身。

孙莲花偷偷瞥了他一眼，见他愁眉苦脸的样子，心里不由得又软了下来。暗笑自己性子太急，和他过了几十年，竟连他的体性也忘了。说不定这成破利害，他还没在心里掂量过哩！该好好开导开导他才是。便说：

“先坐下，听我说说。”

她把未编完的背篼推到旁边， 扯过手巾擦了一把汗，说：

“那算个啥活？没白没夜地在山上滚，住那么个地窝棚，下雨漏雨，刮风透风。蚊子咬，小咬叮，有多遭罪？山里的气候你也不是不知道，白天热一天， 半夜透骨凉， 受了风寒，犯了气管炎咋办？

“你还当是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啊？白天跑一天，晚上呼呼睡一夜，第二天又是满身的劲。你都是五十的人了，累一天，歇不过乏来，热汤热饭又不应时，一时半晌还能对付，

日久天长不得熬塌架呀！

“再说，那么大个地面，能照顾那么周到吗？ 一时看不到，进去几个人又刨又挖，临走再偷你几根木头，场里不得找你问罪？

“还有，你在那里护林，要是外乡路人去了， 你把脸一抹，把他撵出来，倒也没啥。这块儿，除了老邻就是旧居，他们去了，你咋办？让他们进去，明摆着的犯错误。不让他们进去，不就把人家得罪了？通情达理的，知道你是执行任务，那些小肚鸡肠的人，该说你是有意拿捏他们，暗中给你个小鞋穿，你能受得了？咱又不能垒死门窗朝天过，就没有用人的地方了？”

李二迷糊听了这番话， 不由得打了个愣怔， 这些事可真没有去想。他站起身，拍拍屁股说：“这么说， 是得去找场长哩！”

“说的就是这个呢！”孙莲花面带喜色。 她看着李二迷糊走出房门，又不放心地叮嘱道，“你就一口咬住干不了， 别听了人家两句好话，就又不知道姓啥了。”

三

这几天，生产形势不太好，主要是一些人把劲头使在搞副业上。有的人借口有病不上班，在家哄孩子，替下老婆进山搞副业； 有的人上工不坐小火车， 天放亮就背着背筐进山，挖一路天麻，到山场上的时候，已经累得精疲力尽，哪里还有力气干活。 照这样下去， 生产任务就有完不成的危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